

5

T2527/020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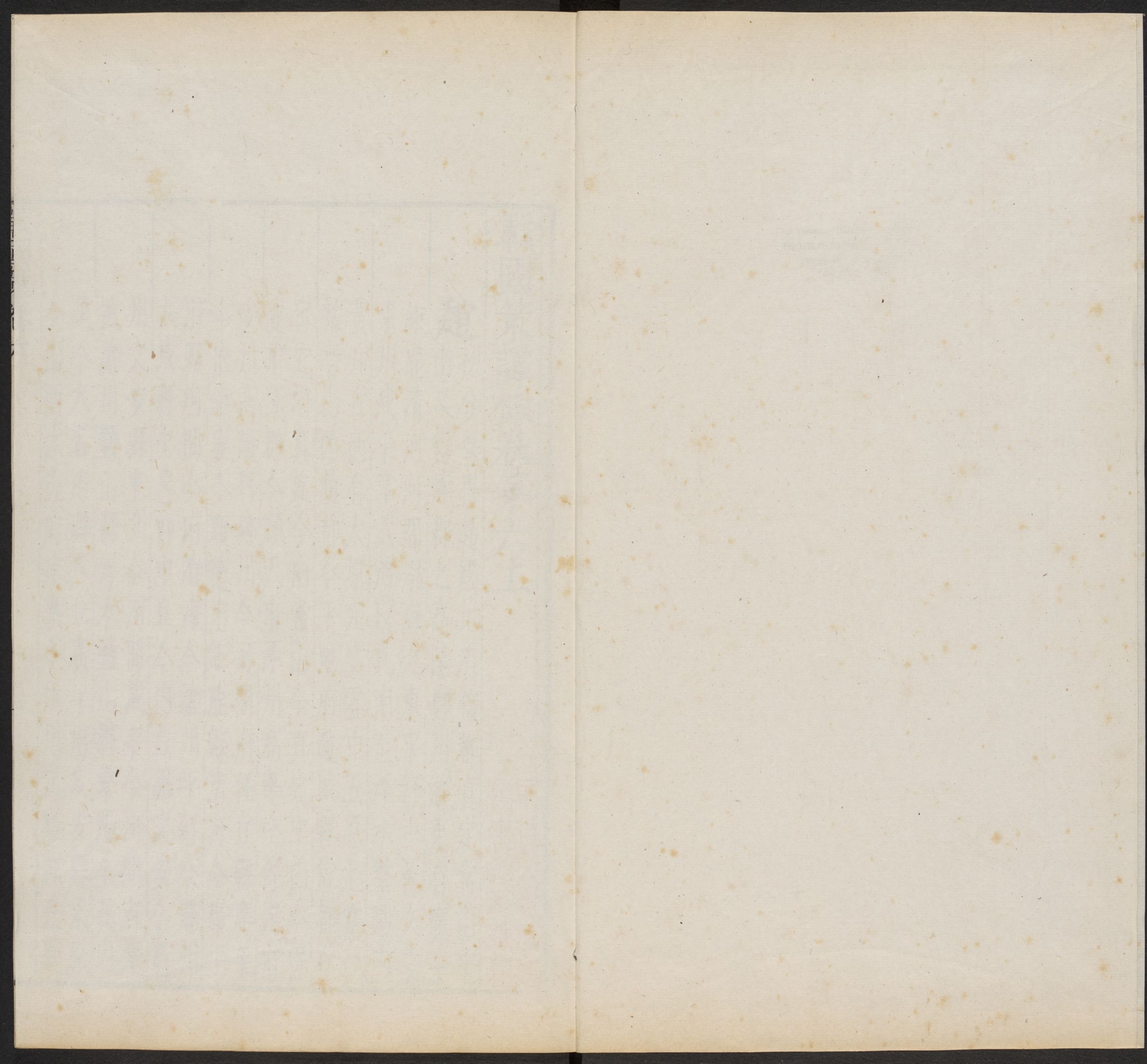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戰國策譚極卷第六上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

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

東州咸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

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按晉山西趙都今平陽府趙城縣信都今

保定府真定今府常山今真定中山今保

定府涿郡今順天府涿州高陽今保定府  
安州高陽縣鄭州今河間府任丘縣廣平  
今府鉅鹿今順德府鉅鹿縣清河今廣平  
府縣河間今府渤海今滄州平舒今霸州  
大成縣中邑即中丘今內丘縣文安今霸  
州文安縣東州今河間咸平今河間府章  
武滄州鹽山縣浮水鹽山縣繁陽今縣內  
黃今大名府縣斥丘廣平府成安縣太原  
今山西大原府定襄今忻州定襄縣五原



今太原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雲中今大同府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

中行後因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諫曰不

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驚殺鳥也復來

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君

其與之彼狙狙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歐大任曰應曰善者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

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子

欲勿與趙葭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自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

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蔡非趙地臯狼屬西河補

有臯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

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

陸德曰通篇詞意雄偉與楚策項襄王獻地篇如出一手

田汝成曰此句及下二句足形容智伯之為人必敗亡者

許應元曰智伯之請地狙於勝敵其伐趙狙於得地要之不已不止者

歐大任曰應曰諾者三張洲曰以襄子之賢又能從張孟談之策是以有謀必成故將亡而卒至於勝不從智過之諫是以有為則敗故將勝而卒至于亡居西累之上者視此策豈不為明鑑耶



許應亨曰趙簡子以尹鐸能和晉陽而戒襄子必歸晉陽蓋已知智伯必且作難

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闕安於簡子補曰一作主之才臣也世

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於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

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其餘政教

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

元作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當作生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

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陸稹曰不厭重復此叙事之妙也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苦楚

廡之荻蒿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秋為蒿苦益也楚荆也以是為墻廡牆同其

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

筩籥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籩音窘籥音節見禹貢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

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

田藝蘅曰臣聞者凡四皆若不出自己見也



李元齡曰勿復言也勿出于口慎勿復言

陸深曰篇中各言智伯之為人雖多益佳不厭其繁

歸有光曰虞閻而假塗號亡而虞隨之韓魏俱而存趙趙存而韓魏享之當机之會固宜審矣

王祖嫡曰此處期日夜緩用日夜期顛倒甚妙

田汝成曰智過之智僅過于人其名稱

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

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

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

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

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

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

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

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

親麤同疏也正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

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日補曰姚本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

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

其間故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

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大史為後知果曰不轅門之外以

為門而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

何如君智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許應元曰志於  
而行高喜於說  
行色動而意變  
憂其情露

黃省曾曰智伯  
之志於是而溢  
雖有知過之諫  
之去彼豈能感  
悟改圖哉張孟  
談之請急擊固  
兵机也先發者  
制人後發者制  
於人

司馬光曰智伯  
之才勝德也  
聰察強毅之謂  
才正直中和之  
謂德才德全盡  
謂之聖人才德  
兼亡謂之愚人  
德勝才為君子  
才勝德為小人  
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何也

單國策卷六

四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納必不欺也子釋

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

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

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

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

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補補曰恐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恐

註所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

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

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

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

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

感動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

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補曰

我國策卷六

五



小人挾才為惡  
惡無所不至愚  
人才不足為惡  
故也自古昔國  
之亂臣家之敗  
子才有餘而德  
不足以至顛覆  
者多矣豈特一  
智伯哉  
黎民表曰二句  
結前有味又不  
踈陋

玉璠曰邾疵之  
智與智過相似  
察事机觀人清

如响之應聲影  
之隨形不爽毫  
末惜乎智伯不  
能聽而反洩之  
有識者所以飄  
然遠去也若邾  
疵者君有過則  
諫得為國之忠  
諫不行則去得  
保身之哲斯人  
其戰國之良哉  
何孟春曰明者  
類能察神志於  
無形而闇者忽  
之及聞明者之  
言反以為不達  
事變甚者世其  
機於敵人智伯  
不用邾疵之說  
闇甚矣而又以  
其言告韓魏魏  
能無懼而修備  
乎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卒犯

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

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

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

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矣已夫此一時三

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

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

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

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

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

必曰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

城之元作不沈者三板邾疵晉人補曰邾刺黎

作絺姚本注元和姓纂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

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

矣補曰一本作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

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

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

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也明

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



玉士性曰主當為人或如上作二家好許應有曰二家之說所謂因其間而構之

曰藝衛曰智過同族故變姓却疵臣也故可去以遠害楊慎曰鮑注非智伯之心豈真謂韓魏將反而

賢之乎深信其不反而謬以却疵之言告之以暴已之無疑志也田汝成曰廟一作廣是廣之類廟也

張洲曰張孟談有功而善處其力有執而善用其執出處去就各得其所赤心為國不計其私為人之所不能為古之君子何以加此世之徒情悲寵患得患失其有愧於斯人多矣

矣夫二元作三補曰姚云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

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

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

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

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

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矣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却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

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葷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父諱也○一本

廟作廣是祭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乃稱簡復祭之補曰即伯古通

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

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

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

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

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



唐順之曰晉以六卿分國君權削也孟談損功去權欲伸主威蓋鑑宗國之失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許應元曰恨然愴然各極主臣去留情態

何孟春曰東坡謂克蠶去越有所為而黃東發以范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顯名于天下材識卓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哉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蠶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范蠡同風

劉黃裳曰兩負親同不應異注

願損補曰一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

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

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

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

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

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

之權均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

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

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自用何如對

曰死僂僂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

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

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之辭行之者許之僂之惟也君曰子從事

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張孟談此下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

者美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

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

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

元作燕補曰下文有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日納楚無燕必有一誤

我國家卷六



曰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頓襄子往見張孟

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侯正曰復

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補曰孰謀我為我謀為之奈何

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

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

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

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

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彪謂孟談

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

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

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

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

也正曰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上

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子荆之孫豫讓始事范

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

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補曰史漆其頭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

陸深曰猛虎在  
山藜藿為之不  
食孟談一出而  
四國阻謀國不  
可以無士如是  
夫

賈誼曰豫讓始  
反君事仇行若  
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於烈  
士人主使然也  
董份曰飲器決  
非盛酒死骨人  
所請者何以酒  
乎益深怨而辱  
之為洩器耳  
胡寅曰智伯無  
後矣氣勢無所  
可倚富貴無所  
可求子孫無所  
可託而讓也不  
忘國士之遇以  
死報之至再至  
三而愈篤則無  
所為而為之者



故曰直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孝之道不過是也

蘇轍曰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仇之義田蒞蘄曰智伯何以能知豫讓而不知智過知疵也歎天亡之哉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茅坤曰豫讓志甚苦故其言甚悲  
歸有光曰公孫杵曰存趙孤而為程嬰曰吾為其易者若為其難者豫讓亦曰吾非從易益從易者甚易而從難者甚難古人

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修其容色補曰

司馬子長用此語死作用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鉞同集韻矛鑄謂之鉞刃施刃其端

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

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

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

為厲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

癩聲近假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

補曰史作行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

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

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

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

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吾所謂

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

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



為義非必擇其  
難易求吾愧於  
心而已

方孝孺曰嗚呼  
讓之死固忠矣  
惜乎處死之道  
有未忠者何也

既請智伯待以  
國士當於伯請  
地無厭之日縱  
欲荒棄之時諄

切懇告三諫不  
從伏劍而死伯  
雖不靈庶幾或  
悟讓雖死猶生

也豈不勝於斬  
劍而死乎雖然  
朝為仇敵暮為  
君臣颯然而自

得者又讓之罪  
人也噫

王安石曰子怪  
智伯國士讓讓  
豈顧不用其策

耶豫讓誠國士  
也曾不能逆策

三晉救智伯之  
一死區區向

足校哉其亦不  
欺其意者也

何孟春曰士之  
為士其自立必

有非人所能變  
者讓視二王之

所遇而為之報  
未見其能自立

也我誠國士也  
彼不我知若何

苟焉去哉當彼  
國士之遇而不  
能先事已其亂  
救其亡何以當  
其所遇哉皆不  
可以言士  
金履祥曰智伯  
雖滅亡無後然  
如開如寬尚據

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

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補曰一本襄子至橋

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

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

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

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補補曰姚中行氏以眾人遇

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

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襄子乃喟然嘆泣曰

嗟乎豫子衍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

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補曰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

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

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

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遂伏劍而

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



邑未下也以讓  
之勇豈不足以  
與復智伯哉而  
顧死於刺客之  
靡耶邵子云死  
事易成事難若  
讓者可謂能死  
事而已

許應元曰是時  
趙魏方時中山  
則已踈矣不假  
道魏且怨趙是  
代中山受兵且

兩國勢均中山  
之亡固非趙之  
唇齒也

張洲曰秦以揣  
摩之術始行于  
趙經書八極商  
度海內盡展其  
生平至以利誘

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  
世之為臣故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  
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  
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  
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為輩者  
歟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  
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  
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  
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  
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  
亡今無此文或以  
其恠而刪之歟

烈侯

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  
年癸酉按史獻侯子名籍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魏十七年

趙侯將不

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

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

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

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

道而示之不得已

補曰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  
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

舉人姓名皆難  
解疑有舛誤

肅侯

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  
云名語成侯名種顯王二十年壬

申

蘇秦從燕之趙

此十年

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

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



之於先以患恐  
之於後為從親  
之說陳白馬之  
盟井井有法使  
聽者心怡情逸  
自樂從而厭  
也

楊慎曰此篇言  
合從與否之利  
害為說六國之  
詞之要領議論  
明白透徹可喜  
楊慎曰自首至  
臣故敢進其思  
忠以前奉陽君  
不悅之而為是  
言奉陽當國不  
免專權而肅侯  
亦有惡之之意  
故措之而為此  
言以微激之也  
董份曰觀說趙  
肅侯則秦胷中  
計畫天下如博

塞布子置路歷  
歷在前亦奇  
楊慎曰安民無  
事之說意者肅  
侯怠政厭事故  
以此言迎合其  
意而開悟之正  
揣摩之術安民  
之本在於擇交  
又此一段之綱  
要言齊秦皆不  
可倚而為之攻  
應後與秦與齊  
之害故謀攻伐  
是絕人之交以  
明交不可不擇  
而亦不可失也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

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

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游談之士無敢盡忠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

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

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

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

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

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大

事記謂兩端策按索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

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表狗馬之地齊必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正曰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檀表之類五霸

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楊慎曰君誠能聽臣至此臣之所以為頭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交得之利楊慎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意蓋與齊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惕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於秦則禍入趙

茅坤曰此言魏折於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富地險誇其強也

以放殺而爭也

補曰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辭

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

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

河外

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等地此即西河之外也

韓弱則効宜陽

皆以

地與

宜陽効則上郡絕

并州郡正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則廣記

云今鄜延安定中部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

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秦紀

注亭名在灞陵正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赧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皆魏之軹也軹枳通策又作咫蘇秦傳云秦下

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

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灞水百步

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代云楚得枳而國亡則

巴郡之

則南陽動

修武者

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

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補曰正義云番

音婆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常山蒲吾縣淇常山河漳清河皆見前

則兵必戰於

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

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

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



按此意與說  
燕同

茅坤曰趙所患  
者韓魏不支而  
入秦故親韓魏

以擯秦  
陸稹曰天下事  
勢實如此非如

橫人祇以強詞  
惑世王者比

楊慎曰秦之所  
患者莫如趙而

秦不伐者以韓

魏為之南蔽也

秦若去其蔽則

禍必中趙矣此

亦唇亡齒寒之  
意亦所申言交

哉欲其審度利  
害而決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  
下至豈可同日  
而語哉所以言  
從之利實擇交  
而得之意

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

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

也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

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夫一

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正曰此說士無據之  
辭且舜顓頊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

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  
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注

義引韓子云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

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

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而以冥

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



西面而攻秦秦

補補曰一本復有秦字姚同

破必矣今

補補曰一

本今見破於秦西面云云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

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

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

補曰臺榭有

美宮

室聽竽笙琴瑟之音

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

察五味之

和前有軒轅

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

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

卒猝同

而不與其憂是故橫

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元作獨正日喝獨通見齊策此章史作喝相恐

脅也前三子汝表坐恐偈並許葛反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

之上

補曰洹水見秦策

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并州郡

秦攻齊則

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于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見臣于秦自見揚慎曰夫橫人者而下至願太王熟計之也所以言橫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陸深曰合從之說僅以禦秦不言所以圖秦陸穩曰經理天下如指諸掌此秦兵不敢出也林夢鶴曰六國白馬之盟

揚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



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

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

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北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

河漳博關

補曰博關見齊策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

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擯秦

償元作擯無異義今

並從前作償正曰說已見前

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

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

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

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

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

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

侯之心不一失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

田汝成曰從亦只可成伯業若橫則成王業矣故秦卒用之必定于一也王世貞曰乘迫為合攻隙為離其蘇秦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許應元曰此亦類淳于滑稽之談而一失事端者必有缺誤

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刑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補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

本傳不書

反三日不得見謂趙

王曰秦乃者過柱山

蓋砥柱正日無考

有兩木焉一蓋

呼侶

招其徒

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

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

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事猶分補日故固通

吾

所苦夫鐵銛

然作銛下同

然自入

銛言鐵之利若銛則鐵銛也義不合

此正日銛玉篇其沾救淹二反銛音鑷後漢章帝詔有銛鑽字蒼頡篇銛持也蓋字與銛同以鐵有所劫束也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今

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

元作謂補日

臣

為鐵銛者乎

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按索隱名雍

齊破燕

子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

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

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

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

同攻則怨有所分也

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

齊破燕所謂地

田汝成曰樂毅在趙固已有破齊之心矣



田汝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伐之必因交之將欲存之是以必固易之也  
許應亨曰此即孟子所載諸侯將謀救燕者

近趙趙以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

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

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強必皆

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

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

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

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救邑秦王惠使臣敢

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

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

淳子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大王收率天下以

儼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

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東字救邑恐懼懾伏

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

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高紀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飾兵故西舉巴

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

言之也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恚忿恚亦

何洛文曰亦猶辭之謂



張洲曰趙聽蘇秦而合從故言蘇秦不得其死以孤之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元作宣

君有救

元作微

甲鈍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

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

之計秦

補補曰史有蘇秦字

熒惑諸侯

熒火光也猶眩

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

之市

補曰說見楚策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

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

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

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

補曰說見前章

告齊使與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

魏而軍於河外

補曰正義云河外一軍軍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

於澠池約曰西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

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

元作切

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

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

補曰奉陽君說見後

專權擅勢蔽晦

茅坤曰擯秦者趙為首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所銜者恐喝之許應元曰趙首擯秦故言秦之鍾怒於趙而卒張秦之威力以懼之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遣秦為從者趙王也趙王為宗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忿含怒于



趙而以合兵請  
戰之詞脇之於  
前又以面相見  
相結之計休之  
於後故趙王懼  
而割地謝過也

田藝衡曰當以  
澠池擊生之事  
同看則事体相  
接

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  
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  
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事  
趨行趨趣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  
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  
蓋此十五六年  
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  
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  
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  
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  
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

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  
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其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  
此十八年又比

之趙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今趙拘其茂勿出

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

氏地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端氏屬河  
東賂趙

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  
之賂欲拘茂敗其

約也秦賂  
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  
不

還秦則  
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  
猶平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  
公族正日鮑

陸深曰詞藻爛  
然可誦然不足  
法也六朝人不



善李之故流為  
對偶之病而文  
無氣矣

張居正曰作十  
三大節文最宕  
蕩盪鐵論李此

茅坤曰武靈王  
胡服騎射其所  
北卻林胡樓煩  
并中山以西通  
雲中九原於窺  
秦可謂英武矣  
惜也不幸中殂  
至于兩立公子  
分王其地遂云  
沙丘宮悲夫

指公子成王孫緹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侍坐曰

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

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

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王曰嗣立不忘先

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補曰姚云一

本靜下有無而字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為人臣者窮有

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

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猶言敵弱者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

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

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

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于羽欲以服人亦異於

我



田汝成曰袒入裸國事殊不經此必無者

俗正曰舞羽非為服苗苗格非因而禹袒入裸

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

國非中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

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

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中山我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

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康海曰胡服則非王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陸深曰此處又分三段

王章曰行政先信於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

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

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

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

謂行法自近始正曰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

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互出

止字愚按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

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字宜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

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

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

之臣故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

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

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

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

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

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

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

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

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

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

文身則畫臂為旒恐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并而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

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既越之

民也即漢東甌閩粵補曰漢東甌閩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許應元曰公叔之言典而訓田藝蘅曰連用八也字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武靈王曰子推摩其所明告族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比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竟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董份曰無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也夏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屋儋耳謂之甌人是甌越文選三越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即閩越駱越甌人即南越也姚云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

其肌以丹青涅之鯁冠秫縫鯁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

即鉢字通借時補反鯁大計反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

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

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

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

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

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

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

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

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比

也嵐勝以南南石州離石藺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

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



唐順之曰趙鞅無恤不列為諸侯故武靈王尚稱簡主襄王不得以子孫加其先世也

張洲曰靈王欲繼簡襄之志富國強兵豈無要道乃必欲易服更制用夏變夷始足以廣前人

之業哉不過以此言阻人之議論使不得不從耳余為之發其隱

許應元曰禮莫大於承先故聞欲繼簡襄之意順先王之志而服從然而胡服非訓也不胡服未嘗不可強國騎射

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

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其補

曰史作燕姚引叅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叅錯居其邊地正曰叅史作三因

音而訛也據上文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

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北

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

地係累吾民累累引水圍鄣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

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

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

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

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

敢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

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正曰勞下恐有缺字而君子養

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

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

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



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

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

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舜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法字為循無疑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

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

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

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

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

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

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

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

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

宗族滅有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於悛諫顧其志意信非尋常所可測反覆開誨語語奪人



何孟春曰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沿樂俗豈必循哉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也茲欲去法服而服胡服是亦不可以已乎

世貞曰趙武胡夏服而強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倖倫矣

董份曰鄒魯逢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非奇行實多故也

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

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赦言明也忠不辟危明

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

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

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

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

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

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

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

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

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

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

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



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僭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畧改云方俗僻陋列處山谷三字

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

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

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故聖與

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張應登曰武靈欲胡服與漢高帝溺冠之意相同田藝蘅曰變服何官于大事取異成功而已矣何必太非之

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鉤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補曰史衛鞅傳與此章多同今考列于後○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肥義曰同○有高人<sub>之</sub>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累者必被庶人之恐○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肥義曰同○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則民不循其禮○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其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



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趙造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王曰鄉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杜摯曰法古無過循理無邪○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王曰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

不足多也○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必相襲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歟然商君傳文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亦類此亦間采其數語○史云趙文趙造周紹音紹趙俊皆諫按周紹即後章周紹傳王子何者紹辭傳而未嘗諫易服也趙俊即趙燕後服者王讓之即受服史誤云諫也牛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補曰去聲縣過番吾當

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

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壁問以禮遺子以

歐大任曰上下三策用一事看



李蔭曰此段似國語文法

許應元曰胡服騎射猶可說也胡服以傳王子非名也古者生子使之所見無非正者奈何以胡服二子之禍基於是矣

田汝成曰茹毛飲血卉木皮裘太古之道也雖變胡服亦不過如此耳何時俗所見之隘乎

張洲曰周紹稱六才以辭傳而卒文胡服其義安在

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

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

是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忠可

以寫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諺元作詩云服難

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去音教少以

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補

日以下句刻之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

正曰上言勇智為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為事

之經指傳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

謀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

服以傳王子元作乎補曰乎當周紹曰王失論

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

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

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

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從逸和於下而不危

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

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一作忠即趙造語臣之罪也傳

命僕官傳附同此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



張居正曰無所見醜猶言幸勿露醜也勿令王子溺于若李是欲

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

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

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

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

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見醜事以行義

道之母沉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

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傳爾方務胡服騎

射宜以誦習為溺苦也秦異人不習於誦而王

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

先者先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

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

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劔正

帶音義云寬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

具帶鷄冠而朝此以具作具漢書佞幸傳孝惠

時即侍中皆冠鷄鷄黃金師比未詳蓋依章主

具帶注以具飾帶黃金師比術訓武靈三具

帶鷄冠而朝注鷄鷄讀曰私鉗頭三字與此小



張洲曰趙燕之後胡服其衷必有所見及靈王以逆主責之則默然順從而已忠臣之事君倘不若是唐順之曰武靈之言可謂巧文辯慧其不亡稱幸矣其能沒身乎

趙燕後胡服

服後於衆

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

盡力微諫而不諱

也謹

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

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

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

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

惠猶

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

政為累

政胡服之政

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

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親身犯之也

以明有

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

前前日

施

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

更猶反侵辱刑

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正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

王之惠也臣敬

循衣服以待令日

令善也補曰施以鼓反更居行反

王破原陽

屬雲中

以為騎邑

居騎士於此正曰破者破卒散兵以為寄

牛贊

趙人

進諫曰國有固籍

固言不變籍猶令甲正曰固故通

兵

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

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習於

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

便其用者

此言本國械用

易其難

補曰易以鼓反

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張洲曰牛贊之言誠是也惜乎靈王以辨勝之幸而成功不足取也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杜贊語

俗作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

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

音易入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

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制兵而不制於兵

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

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

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

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

田汝成曰習胡以攻胡此古今之上策也何時人之不達耶

羅洪先曰短兵相接殺傷相當故武靈專習騎射騎射廣之長技習騎射則不得不服但不當施於國中耳王祖嫡曰至一作王是

田蕪蘄曰太行山有九崕此第

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

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

元作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

昭因舊正曰循行也言彼重甲執兵而行甲之輕循言其不可以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

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

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

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

無據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



**里** 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邶鄆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鷄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畧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記以廣聞

按二策於趙咸無關係疑有缺誤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

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十五年明豈昧之訛邪

**楚王懼令昭應奉**

**太子以委和於薛公**

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主父欲敗**

**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

元作郝**相宋樓**

**緩相秦楚王合**

元作禽補

**趙宋**

楚與二國合

**齊**

元作**之和卒敗**

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正曰楚王禽以下有缺誤

**趙使仇**

元作仇液

**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

齊人

郝客正曰無據史作宋

**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

**必怨公**

秦時已

**公不若陰辭樓子**

辭告**請無急**



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

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以史補此六字補曰史此下有以魏冉固德

公矣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

史趙人樓緩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

下之所明也補曰明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

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

有韓而伐楚補曰有者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張洲曰是策料事定謀確而中三晉合而弱秦此山東百世之利也三晉誠并力合謀而弱秦雖虎狼之秦其敢牧馬山東哉其曰智不如禽又曰食未飽而橋已及豈非保

趙之名言哉

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

之道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之智

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

走獸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補曰而

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救

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

惟寐忘元作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

李蔭曰善喻而切許應元曰此即田父之喻

元作補曰姚云劉本作忘



之大合也

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

今攻楚休

而復之

休罷兵復復攻補曰復扶又反

已五年矣

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

敗之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

懷

苟來舉玉趾而

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

楚懷三十年秦昭去然此二十七年

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

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

補

有謀故發

元作殺補

曰姚云殺劉作祭

使之趙以燕餌趙

言欲與趙攻燕

而離三晉

韓魏計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

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

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

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

三晉之策也

韓不待伐割挈馬兔

補曰一本作兔下同

而西走

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

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

禍兵禍敢言其不勞正曰姚云改安作案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

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

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

中一作移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攘於趙愚以穰即移字訛當作移於鮑未說是補曰姚注引

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

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

揚慎曰論天下大執六國固當從親以拒秦論三晉之勢則趙韓魏宜相親蓋其勢相附而秉禍也

田汝成曰切中時病趙烏得不從



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

舉此國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

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

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

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

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急字是

王士性曰論從橫之利害甚得其宜

許相卿曰合從之效三可見而六國每自離者偷安之習勝也

此下蓋叙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

元作翟補曰韓梁之西元作惡補曰邊補曰姚一本作西

無伐山或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

三字是求地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

効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

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曰此策自割必深矣以

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

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

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楚為來之為去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



按此策吳注  
當前策之  
前是前策謂  
趙王曰疑即  
富丁謂之也

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

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

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得取其隣也

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

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則不補補

下宜有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

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

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

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西日者言昔

樓緩坐魏特欲離齊魏坐言有所待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

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救秦

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

秦韓魏齊為三是俱救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

以未講元作御名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

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趙使

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

地也饒猶益也中山不聽三國必

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



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口一已

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

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

之為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

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欵或

教之欵趙人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

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

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

曹順之曰趙不聽富丁合魏而魏遂合秦趙之禍亟矣與其效地而聽田文號若聽富丁而無效地哉尋棋既棄先着又因爭去而失重地趙之謂矣

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虛

也齊魏雖勁無奈不能傷趙魏王哀正聽是輕

齊也齊亦惡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秦魏

雖勁無奈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趙攻中山取

扶柳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五年以擅呼沱擅

固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謂仇赫元作曰不

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

許應亨曰富丁不得於趙而遂貳於秦小人哉

田藝蘅曰三國上宜補魏齊韓三字



按此策亦疑有缺誤

實萃唐史釋音云坐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間作坐安和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巨作惠之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鵬冠子亢倉子皆有坐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畧籀文地作坐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坐而後轉從坐

歟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 中山案此言於

齊案猶曰四國趙與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

路地缺蓋章子以齊齊聞此必効鼓甚鼓里是也濟南又

腹擊他國人仕趙為室而鉅荆敢楚人仕趙正曰無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

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

帑金

劉黃裳曰諺對也

楚應元曰人臣處羈旅之地抱危疑之迹亦有不得不藉財貨宮室以自堅者

幣所藏正曰帑孥通詩注主雖信臣百姓皆曰

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

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正

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其茂引樂羊曰主君

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

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

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此策時不可考鮑妄置於惠文時故為之說又

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

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

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

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宮以信

百姓誑



蘇子

元作秦下同

說李父曰雒陽乘軒車蘇某

元作秦補

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

驚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

比孝義里西北家貧親老無罷車驚馬罷疲同

隅有蘇秦冢車勞則救桑輪蓬篋羸元作羸正曰說騰負書擔囊

補曰姚本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補

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

徙入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河河漳者以

漳入河相連也此足重爾爾足日百而舍日行

下又有漳河字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父曰

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父盡知之

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

也李父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郭門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

及其開時有大叢補曰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

曰說見鬪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

齊策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阻乃

愚謂有者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

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

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父之事今君殺主父

田汝成曰李父之不納蘇秦豈憂其反復及哉直恐其侵權且

李元齡曰重出無味



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

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求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

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

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

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

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

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

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

任汝成曰不見其言之粗與精也去之可也

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

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和氏之

璧卞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黑

貂之裘黃金百鎰元作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

秦補曰蘇秦之死在慎觀王四年去主父見殺

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其代厲

勳首尾亦與秦策蘇秦章類抑本言秦事而勳

入後事歟土梗木梗之喻與齊策上田文說同

彼亦秦死後事而指爲秦皆不合大史公所

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謂之蘇秦其此類耶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北

當田文奔薛後正日無



西藝衛曰此韻語被一作披音同

考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遺之曰鄙語

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弗

也愛借衣者被之哉補曰被姚叶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

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

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

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

王士崧曰此命止此二言則其它可知矣田汝登曰發宋人作廢謹作僅

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此言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謹使遣吏

知其善任人也補曰一本知文也謹使之辭

齊欲攻宋閔王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人姓名

禁之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

助已實未伐也故趙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秦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

書齊滅宋解題云此大事記見於策者前後非一章史貴畧不載策亦不載伐秦之年然兵端

起於秦怨趙助齊伐宋故附齊滅宋年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

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大事記書楚齊趙韓

魏救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留成臯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

留天下兵於成臯無合文謂兌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按楚王為從長乃懷王

十一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伐秦也秦紀無楚年表無齊故以五國稱楚世家書特詳諸侯

許應元曰李兌反復無信如此誰謂克賢哉



至函谷關擊秦不勝而歸其事又相類兵罷留  
 成臯一語記者遂誤附之非李兌合從時也按  
 兌伐秦時當楚頃襄王十二年七年楚迎婦于  
 秦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中間未嘗構兵  
 大事記據下章書楚齊趙韓魏又據魏策因遂  
 長楚考之下章雖有楚而不明言在五國之數  
 後亦屢言燕是時固有燕矣又此章勸齊劫天  
 下未及秦而後楚下章云齊將攻宋秦楚禁之  
 可見秦楚方睦必無楚伐秦之事矣鮑以  
 五國為韓趙魏燕齊者得之然趙當首書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才從講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  
 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  
 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正魏王昭不說  
 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云王不說齊人謂王云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

王禮婦曰文其  
 沉著可誦

田汝成曰此言  
 魏子事趙無失  
 孔趙背之不祥

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

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以秦屬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辭也

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

講齊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正李兌必死今之伐

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

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

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

注皆非負蒿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

魏地葛城在高陰屬涿郡補曰



當作孽正曰抱負言其勢按魏魏策葉陽君約  
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  
鄲抱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據此文則葛字因  
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于葛孽則知  
此文薛字誤也徐廣云薦三在則為趙蔽而趙  
正正義引括地志云在魏縣西南

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密茂同魯

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王正曰陰一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三

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用兵於二千里

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

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請問王之所

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珉從韓策後並同正

處於趙必韓人韓策云珉相齊趙將有韓

此疑齊其處趙意別有謂以曰有秦陰疑齊親

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

齊如魏在

許應亨曰此言  
專趙得禍事齊  
有功以感動魏  
王



張洲曰此舉魏夫齊之故以惧魏

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  
伐宋前已去齊矣正曰大事記孟嘗君去齊相

魏附赧王二十九年齊滅宋前說見東周策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

商以為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於於補曰此下

字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下比七自陳其說魏

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

則又順也正曰循姚云曾作修則當屬上文愚

謂以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

趙句因臣願王之補曰臣願王之王函元作聞

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

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

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

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

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校三國事趙補曰姚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

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其之也私則所謂無使

補曰徧劫者衆脅之以威私其者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

趙使丹也其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

使臣也其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以天下



龍德乎曰秦楚  
一作秦陰禁之

劫楚使珉也其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

自以見偏

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其也正曰相與偏秦也偏者侵迫也

而不

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

補曰姚本楚作陰

齊因欲與趙

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

焉李兌乃謂齊王

閔曰

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

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為兌言則不通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

之毀也

不以毀秦為齊之利

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

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

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

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

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

蘇秦從時已言奉陽

死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補曰按史蘇秦傳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弗說秦秦去之

燕奉陽君死秦復說肅侯稱奉陽君捐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謂先王時奉陽君相專權

擅勢蔽晦先王然武靈胡服請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弑主父則是肅侯之世成未二何其前

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定以奉陽君為公子成而削去捐館之語考之策屢言奉陽君而

許應元曰國亂則動危太子在外則人心動故曰舉宋之時



趙策尤著見於李兌約五國伐秦後謀取宋之時蘇秦說趙當肅侯十六年而五國伐秦在惠文十三年相去五十年公子成執國柄何久也史策明言捐館舍豈得皆誤武靈易服之請猶倦倦敬事其答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無所諱哉荀子以奉陽君為臣而楊倖注亦疑非公子成蘇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非公子成明矣然則奉陽君果公子成乎曰謂奉陽君為公子成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兌方並用以成為奉陽君其時則可矣愚嘗反覆策文而有疑焉趙策言李兌約伐秦無功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以定封又云齊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孫衍說奉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臣為足下說奉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取陰又言奉陽君若取陰不應為二人事竊以為李兌即奉陽君也何以明之趙策說魏之辭曰李兌留天下之甲於成臯令

秦攻魏以成其私王嘗身朝邯鄲抱陰成負葛孽為趙蔽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魏策則曰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葉陽者奉陽之訛奉陽君之為李兌其徵一也趙策蘇代說奉陽之辭曰五國願得趙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元作名有說見本條民燕策代舉奉陽君之辭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魏今召之矣其事亦同奉陽自稱說說者兌之訛奉陽君之為李兌其徵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李兌甚不取蘇秦之言奉陽君李兌者並舉其封邑姓名言之也其下誤以蘇代為蘇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說見本傳奉陽君之為李兌其徵三也按趙世家公子成李兌既殺公子成田不禮而定王室安平屬上郡吾志深州有安平縣元屬定州皆趙地也奉陽則未有考而非奉陽矣史遷不明奉陽君為二人又誤以為公子成是以紛紜殺



誦論者莫知所從今以策文考之而得其一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可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

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元作辟

中山之地薄補日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

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

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

而齊待之未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

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其之

王孫衛曰陰一  
作陶是也陶宜  
誤作陰耳後皆  
然

歸有光曰興兵  
構怨孤人之子  
寡人之煩斬今  
祀肝腦塗地而  
徒以為自封殖  
之計策士傾險  
有如此者

許之而未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

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封而巳實之正曰勸之定封故

忠之以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

安君蓋趙人正曰無考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以王言豈得言有齊乎

足下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

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

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

潰而決天下矣潰潰離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正曰潰壞也此喻宋



擊潰壞之宋而决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是為君之為去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

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

危燕元作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訛中

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

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

至百世之一時也此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為謂穰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妬君之有陰按陰即

按此策大有遺漏

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以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為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大事記先書穰侯魏冉為相從木後書復以魏冉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從傳又謂三子之封皆取於他國秦去年取宛今年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近歲按赧王十四年秦伐韓取穰大事記已書之矣獨以陶為近歲所取則眩於史文未考其實且據秦紀則冉始相已封穰後相封陶於傳則復在時封穰後益以陶已有不合大事記從之亦偶未察獨見於策者可考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欲取陰定封說穰侯者亦勸之策文容有復混而其事實並一時是時齊欲攻宋秦禁之齊欲與趙故說者勸李兌上距冉復相秦五歲爾使冉已封陶兌安得欲之而言者亦安得云冉妬君之有



陰因此言而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兩年而為五國所破趙既不取陶而齊亦卒不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謂魏策謂穰侯云君攻楚取宛穰以廣陶封似封陶在前竊謂秦之取穰冉之封穰固無疑矣獨取陶定封歲月不載而史所謂後益封陶號曰穰侯者辭亦不明意者陶之封大而入厚冉國於陶如取剛壽之類皆云廣陶封故魏策之言如此而宛亦非冉封不足據信使冉封陶當日陶侯而稱穰侯知始封穰必并誤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講下同正曰本

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於秦楚與韓魏將應

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

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

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

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

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

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

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

得陰是五國為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一也不懼秦矣

正曰不得已而必講非可以無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講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講

乃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補兩

願得趙時趙足下雄飛雄者衆與韓氏大吏東

許應元曰奉陽急於得陰故蘇代請以所欲中之



勉元作齊王必無名禁補正曰姚本必無召氓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楊慎曰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而秦侵約五國堅而擯之秦雖強烏能

拒同盟之師哉惜也不堅

勉元作齊王必無名禁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也元作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

林夢鶴曰爭秦一作事秦

補正曰姚本必無召氓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儻元作之今韓魏

復堅擯之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

有倍約者倍並以四國攻之無倍

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五國也

故云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

敗約則五國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

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臣恐與國

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元作重者

矣角一俯一仰曰觭言有一重正曰公羊傳重者

外曰躋說苑切躋後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

也補曰後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

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爭秦一本

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國東

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昭受負海之國東

海也恐為子因下文衍昭受負海之國東

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

而親秦矣



臣藝衡曰不得陰六句文法者有焉

讓洲曰秦用其私人於諸侯而諸侯皆向秦趙雖講於秦秦弗善也

已而負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

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

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復合衍

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秦交兩王

使合之正曰公孫衍非犀首說見前魏

正曰上言齊韓魏元作曹此皆王賁韓佗之楚

此兩王謂燕趙也秦人正曰下皆起而行事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

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

親相以據魏據猶而求安邑秦求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

此倍一也補曰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

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

勝於趙矣正曰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

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

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秦行

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

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

得之則珉為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



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

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

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

舉安邑而塞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

補曰太原正義以為太行當是說見燕策下軹元作咫補道南陽而

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

秦燥猶爍補曰姚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

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元作曹補曰屈三晉破而兵東分於

齊兵分謂魏正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

收同正日謂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

按魏安然正曰即上文按兵之按是以攻齊之已救救之而補

字正曰一本無救字救即敝字訛衍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

焉免西合合合秦補曰國在謀之中在秦而君

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補曰天下爭秦秦

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

中山與勝焉勝山中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

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何暇言陰六矣

許應元曰始言終不得陰必不得既而曰終身不得曰又終身不得卒之曰何暇言陰辯博收縱無際可尋只一言曰君必無講陰必得矣使奉陽聽之不竟傾倒



田汝成曰講於秦非趙之福也然欲講者趙君得陰者奉陽君蘇代一言而主君之志卒以得地之故而移於臣權之不足其矣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

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補曰蘇代為燕反間勸齊伐宋將以

救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者驕而止歟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又代謂燕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合燕以破齊殆以此歟○大事記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為玉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

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所記者豈非得邪

戰國策譚極卷第六上

終







